



青少年古典文学阅读丛书

古文短篇精选
(三)

薛丽主编

目 录

唐文精选（三）	1
荆潭唱和诗序	1
送幽州李端公序	1
送区册序	2
送高闲上人序	3
送殷员外序	3
送杨少尹序	4
送石处士序	5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6
送郑尚书序	7
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8
石鼎联句诗序	9
祭田横墓文	10
欧阳生哀辞	11
题哀辞后	12
祭十二郎文	13
乌氏庙碑铭	15
魏博节度观察使	16
曹成王碑	18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20
贞曜先生墓志铭	21
平淮西碑	22
南海神庙碑	25
柳州罗池庙碑	27
黄陵庙碑	29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30

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31
毛颖传	32
送穷文	34
祭鳄鱼文	35
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36
论今年权停举选状	37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38
复仇状	39
为裴相公让官表	40
论佛骨表	41
潮州刺史谢上表	43
李实	44
宫市	45
五坊小儿	46
宋文精选(一)	46
朋党论	46
醉翁亭记	47
秋声赋	48
杂说三首(选二)	49
本论	50
纵囚论	53
不至公卿论	54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55
石曼卿墓表	59
泂冈阡表	61
黄梦升墓志铭	63
尹师鲁墓志铭	64
论《尹师鲁墓志》	66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	68
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69
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	71
夷陵县至喜堂记	72
画舫斋记	73
王彦章画像记	74
吉州学记	76
菱溪石记	77
有美堂记	78
相州昼锦堂记	80
岷山亭记	81
樊侯庙灾记.....	82
伐树记	83
戕竹记	83
养鱼记	84
偃虹堤记	85
洛阳牡丹记.....	86
桑怱传	87
《释秘演诗集》序	90
《释惟俨文集》序	91
《集古录》目序	92
《苏氏文集》序	93
送杨置序	94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95
《梅圣俞诗集》序	96
送徐无党南归序	97
《江邻几文集》序	98
送陈经秀才序	99

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	100
读李翱文	101
记旧本韩文后	102
祭尹师鲁文	103
祭苏子美文	104
祭石曼卿文	104
准诏言事上书	105
答吴充秀才书	112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	113
上范司谏书	115
与高司谏书	117
与尹师鲁书	119
答祖择之书	121
与乐秀才第一书	122
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123
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124
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126
论修河第三状	129
荐布衣苏洵状	131
谢致仕表	132
论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札子	133
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	134
论大理寺断冤狱不当札子	135
乞减放逃户和籴札子	136
请耕禁地札子	136
《华阳颂》跋尾	137
隋《太平寺碑》跋尾	138
唐《田布碑》跋尾	139

明宗纪论139

《伶官传》序140

《宦者传》论141

《一行传》序143

唐文精选（三）

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国李公为吏部员外郎，愈尝与偕朝，道语幽州司徒公之贤，曰：“某前年被诏告礼幽州，入其地，迓劳之使里至，每进益恭。及郊，司徒公红巾束首，革华绔，握刀，左右杂佩，弓韦长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礼辞曰：‘公，天子之宰，礼不可如是’。及府，

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将服承命。’卒不得辞。上堂，即客阶，坐必东向。”愈曰：“国家失太平于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数穷六十，其将复平，平必自幽州始，乱之所出也。今天子大圣，司徒公勤于礼，庶几帅先河南北之将，来覲奉职，如开元时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数数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端公岁时来寿其亲东都，东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门。其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万岁，请以愈言为使归之献。

送区册序

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是以宾客游从之士无所为而至。

愈待罪于斯且半岁矣。有区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舟而来。升自宾阶，仪观甚伟，坐与之语，文义卓然。庄周云：“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跣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岂易得哉！入吾室，闻《诗》《书》仁义之说，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间也。与之翳嘉林，坐石矶，投竿而渔，陶然以乐，若能遗外声利而不厌乎贫贱也。

岁之初吉，归拜其亲，酒壶既倾，序以识别。

送高闲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弈，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徒业者，皆不造其堂，不济其者也。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送殷员外序

唐受天命为天子，凡四方万国，不问海内外，无小大，咸臣顺于朝。时节贡水土百物，大者特来，小者附集。

元和睿圣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诏曰：“四方万国，惟回鹘于唐最亲，奉职尤谨。丞相其选宗室四品一人，持节，往赐君长，告之朕意。又选学有经法通知时事者一人，与之为贰。”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

朝之大夫莫不出饯。酒半，右庶子韩愈执盏言曰：“殷大夫：今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离别可怜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刺刺不能休。今子使万里外国，独无几微出于言面，岂不真知轻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应诏，真诚知人。士不通经，果不足用。”于是相属为诗以道其行云。

送杨少尹序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张，祖道都门外，车数百辆，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师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丞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辆？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然吾闻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

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送石处士序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辞；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殫亡，吾所处地，归输之途，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札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视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味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从祝规。”

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退，愈为之序云。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铁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谘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晋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

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

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

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郑尚书序

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四十余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后问起居，谢守地不得即贺以为礼。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大府帅或道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绉革华迎郊。及既至，大府帅先入据馆，帅守屏，若将趋入拜庭之为者。大府与之为让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适位执爵皆兴拜，不许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谘而后行。隶府之州离府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使必然月而后能至。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马风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控御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撞搪呼号以相和应，蜂屯蚁杂不可爬梳。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而禽豸尔之，尽根株痛断乃止。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之州，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非有文武威风，知大体，可畏信者，则不幸往往

有事。

长庆三年四月，以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郑公尝以节镇襄阳，又帅沧、景、德、棣，历河南尹，华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称道。入朝为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

及是命，朝廷莫不悦。将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诗者，咸相率为诗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来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来归疾也。

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军吏走驿马诣阙告饥，公卿廷议以转运使不得其人，宜选才干之士往换之。吾族子重华适当其任。

至，则出赃罪吏九百余人，脱其桎梏，给耒耒吕与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偿所负，释其粟之在吏者四十万斛不征。吏得去罪死，假种粮，齿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奋，相率尽力以奉其令，而又为之奔走经营，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连二岁大熟，吏得尽偿其所亡失四十万斛者而私其赢余，得以苏息，军不复饥。君曰：“此未足为天子言。请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转而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罢漕车免之费。”朝廷从其议，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

八年，诏拜殿中侍御史，锡服朱银。其冬来朝，奏曰：“得益开田四千顷，则尽可以给塞下五城矣。田五千

顷，法当用人七千。臣令吏于无事时督习弓矢为战守备，因可以制虏，庶几所谓兵农兼事，务一而两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议。

吾以为边军皆不知耕作，开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车船自他郡往输，乘沙逆河，远者数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费不可胜计。中国坐耗，而边吏恒苦食不继。今君所请田，皆故秦汉时郡县地，其课绩又已验白。若从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数也。今天子方举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宁使士有不尽用之叹，怀奇见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忧？而中台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韩君前领三县，纪纲二州，奏课常为天下第一；行其计于边，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尽用其策，西北边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闻其归，皆相勉为诗以推大之，而属余为序。

石鼎联句诗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自衡下来，旧与刘师服进士衡湘中相识，将过太白，知师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能诗声，夜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轩衣张眉，指垆中石鼎，谓喜曰：“子云能诗，能与我赋此乎？”刘往见衡湘间人说，云：年九十余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实能否也。见其老，颇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次传于喜。喜踊跃，即缀其下云云。道士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我书。”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初不似

经意，诗旨有似讥喜。二子相顾渐骇，欲以多穷之，即又为而传之喜。喜思益苦，务欲压道士，每营度欲出口吻，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也。毕，即传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刘把笔，吾诗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刘侯。喜益忌之。刘与侯皆已赋十余韵，弥明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夜尽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续，因起谢曰：“尊师非世人也，某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论诗。”道士奋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谓刘曰：“把笔来，吾与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为八句。书讫，使读。读毕，谓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齐应曰：“就矣。”道士曰：“子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独文乎哉！吾语亦不当闻也，吾闭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闻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请闻此而已。”道士寂然若无闻也，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须，曙鼓动咚咚，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日已上。惊顾觅道士，不见，即问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门觅，无有也。”二子惊惋自责，若有失者。间遂诣余言，余不能识其何道士也。尝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韩愈序。

祭田横墓文

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虚欠歉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钅芒；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陈辞而荐酒，魂髣髴而来享。

欧阳生哀辞

欧阳詹世居闽越，自詹已上，皆为闽越官，至州佐、县令者，累累有焉。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

今上初，故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飧，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闻詹名闾巷间，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八年春，遂与詹文辞同考试登第，始相识。自后詹归闽中，余或在京师他处，不见詹久者，惟詹归闽中时为然。其他时与詹离，率不历岁，移时则必合，合必两忘其所趋，久然后去，故余与詹相知为深。

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谑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读其书，知其于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